書經傳說彙纂

周書

十二

□仁12
2515
100-32

門口仁12
號2515
卷10-32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一

洪範

集傳 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案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意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歟今文古文皆有

集說 鄭氏康成曰此篇訓體也○夏氏僎曰此篇雖箕子之言實周史所錄○朱子曰今人只

管要說治道。這是治道最切緊處。這箇若理會不通。又去理會甚麼零零碎碎。○洪範一篇首尾都是歸從皇極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爲至極之標準。最是不易。又須斂是五福。所以斂聚五福以爲建極之本。又須是敬五事。順五行。厚八政。協五紀。以結裹箇皇極。又須乂三德。使事物之接。剛柔之辨。須區處教合宜。稽疑便是考之於神。庶徵是驗之於天。五福是體之於人。這下許多。是維持這皇極。○讀洪範。且各還他題目。一則五行。二則五事。三則八政。四則五紀。五則皇極。至其後庶徵五福六極。乃權衡聖道而著其驗耳。○陳氏大猷曰。箕子之陳洪範。文王之演易。皆當殷之末。周之初也。○王氏柏曰。此書。王者繼天立極之大典也。其綱目爲最明。其義理爲最密。其功用所關爲最廣。其歸宿樞機爲最精。○陳氏師凱曰。洪範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彝倫所敘。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王氏樵曰。人心惟危。四語聖學傳心之妙。而未及政事之詳。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數語。善政養民之要。而未及心源事目之備。洪範一篇。性命政事。大綱細目。兼該全備。信乎唐虞以來。授受之徵言也。以丹書四言。武王齋戒而問之。則其受此於箕子也可知。嗚呼。後之人。其可以易而讀之哉。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集傳　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

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地理今釋〕箕蔡傳國名。姓纂云。商之圻內。僖三十三年。晉敗狄于箕者。杜預云。太原子爵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爲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集說　程子曰。周書惟十有三祀。與惟十有一年。三與一。須有一字錯。泉州高某說。一字錯。○張氏九成曰。稱祀不稱年。稱王訪箕子。而不稱箕子朝王。稱王乃言而後箕子乃言。深見箕子爲天下萬世大法不得已之意。○朱子曰。柯國材言。序稱十有一年。序不足憑。洪範謂十有三祀。則十三年明矣。使十一年伐殷。十三年方訪箕子。不應如是之緩。此說有理。○呂氏祖謙曰。王訪于箕子。不敢屈而致也。武王之尊德樂道。如孟子所謂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也。○陳氏櫟曰。不臣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法。○陳氏雅言曰。唐孔氏謂此篇不是史官敘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稱祀。夏氏謂古者史官。於人君言動。無不書者。豈有武王訪箕子。其事如此之大。史乃不錄。而箕子自錄之理。此說極是。且如孔說。則於惟十有三祀一句。雖說得通。而於王訪于箕子一句。說不通矣。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集傳　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箕子稱舊邑。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爵也。隲。定。史記。惟天陰定下民。協。合。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之問。蓋曰。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曾氏覈曰。居。謂所以安者。○王氏肯堂曰。人生萬事。各有其宜。皆所謂居也。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敘者如何也。

集說　朱子曰。彝倫。指洪範九疇而言。竊意箕子在商。潛心九疇之學。如文王之潛心於八卦。殷滅之後。武王恐其學不傳。故訪而問之。且退託於不知以發其言。○呂氏祖謙曰。武王豈眞不知哉。云不知者。蓋眞見聖學之無窮也。○陳氏櫟曰。斯民之生。其上棟下宇。羣居聚處。是孰使之然哉。天意之陰隲默相。蓋存乎其間。而常理卽寓乎其間。理雖高出乎無極太極之表。而其實不離乎日用常行之間。武王於陰隲相協而繼以彝倫之所以敘。攸者。所也。卽所以然之意。武王其默識之矣。○王氏充耘曰。天陰隲下民。是無形聲可驗。故武王不知彝倫之所敘者何由。○陳氏雅言曰。武王意人君代天理物。必仰承天意以治民。而使其居之順其常。得其正。以無負上天陰隲相協之心者。其道在於敘其秉彝人倫也。我欲敘之。不知所以敘之之道當何如。此問箕子以爲治之道也。箕子於是告以洪範九疇。爲爲治之大法。蓋九疇之敘。卽彝倫之所敘也。○鄭氏曉曰。相協厥居。正是陰隲之實。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

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集傳 乃言者重其答也。孔氏穎達曰。此問答皆言乃者。以天道之大。沈吟乃問。思慮乃答也。陻塞。汨亂。陳列。畀與。洪大。範法。疇類。斁敗。沈氏漸曰。不敘便是斁。

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孔氏穎達曰。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九章。即下文初一至次九者。箕子之答蓋曰。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呂氏祖謙曰。水湮而五行皆汨。見五行一源。故帝震怒。不以與之。此彝倫之所以敗也。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別之以爲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所以敘也。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所敘者也。○案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陳氏師凱曰。又有補五數居中一句始備。即洛書之數也。

集說 劉氏歆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孔氏穎達曰。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鯀反

塞之。水失其性。則五行皆失矣。是爲亂陳其五行。言五行陳列皆亂也。○邵子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以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程子曰。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止之各於其所。聖人所以敘彝倫也。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也。自五行至物作則。惟止之各於其所。聖人使天下順治之道也。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矣。○朱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猶言天錫其衷也。又云。洪範之書。大抵發明彝倫之敘。本非由數而起。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猶言天乃錫

王勇智耳。不必求之太深也。某竊謂易明言河出圖洛出書。豈得不之信耶。未知林說如何。曰。便使而今天錫洛書。若非天啓其心。亦無人理會得。兩說似不可偏廢也。○鯀禹皆治水。天不開發鯀而開發禹。故言畀不畀。要之洛書乃天下之至理。鯀不順是理。自無可得之道。禹順是理。自有可得之道。畀不畀一歸之天者。特言理之至公無私爾。○問彝倫攸敘。見事事物物中。得其倫理。則無非此道。非道便無倫理。曰。固是。○齊氏夢龍曰。不可無者也。○彝倫乃天理之自然。而人類之所一日不可無者。陳氏師凱曰。陶唐之盛。於變時雍之際。又何彝倫之斁哉。此非言朝廷也。蓋五行既汨。九功未敘。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甚憂之。此彝倫之所以斁也。豈必綱常絕滅而後謂之斁哉。○王氏充耘曰。九疇非始於禹。如卜筮起於伏羲。作曆始於黃帝。堯舜以來。皆從事五事以修身。皆用刑賞威福以爲治。豈待禹而後有乎。蓋聖人迭興。立法垂制。先後錯出而無倫。至此敘爲九章。而

聖人治天下之大法首尾完具。
粲然如指諸掌。則自禹始耳。
集 洛書之數。其四正。以三相乘而左旋。則參天之數也。其四奇居四隅。以二相因而右轉。則兩地之數也。中之五。不與奇耦相乘。而爲三二之合焉。則人之位也。人居天地之中。則必爲天地立心。然後可以主贊化育而下盡人物之性。此皇極所以爲九疇之本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集傳 此九疇之綱也。孔氏安國曰。此禹所第敘。在天惟五行。曾氏鞏曰。五者。行乎三才萬物之間。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王氏安石曰。五行。道而成性者也。○朱子曰。五氣運行。而人稟之以成形。於是有五事。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陳氏經曰。其數錯綜而條理不亂。是謂紀。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孔氏安國曰。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孔氏穎達曰。鄭玄云。農讀爲醲。

則農是醲意。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曾氏覈曰。政必協天時。○陳氏櫟曰。故曰厚也。欽天授人。有不可後。推步占驗。以人合天。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朱子曰。德雖應變無方。而事有非人謀之所能決者。故當謀之鬼神。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曾氏覈曰。人治極而通於神明者盡。然猶不敢自信。故參吾之得失於天。五福曰嚮。則宜嚮之。故五福曰嚮用。○曾氏覈曰。福之在於民。則故參吾之得失於天。五福曰嚮。則宜嚮之。故五福曰嚮用。蘇氏軾曰。威畏也。古者畏威通用。所以勸也。六極曰威。蘇氏軾曰。威畏也。古者畏威通用。○曾氏覈曰。極之在於民。則宜畏之。故六極曰威用。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朱子曰。用者。人之所有事也。凡用。皆指人君而言。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孔

穎達曰。皇極不言數者。以總該九疇。理兼萬善。非局數所能盡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集說 張子曰。九疇次敘。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已。故次五事。五事已正。然後邦國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張氏栻曰。九疇雖多。人君所守。惟在敬用五事。心敬。則貌言視

聽思極於肅乂哲謀聖其精神所運上而五行下而福極無不得其所洪範之要在於敬而已○朱子語類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大者大槩備於此矣○初一次二此讀也全讀是以一二爲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後人至以此章總爲洛書本文皆爲句讀不明也○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畫少恐或有模樣但今無所考漢儒說此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是數如此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於身故第二一身既修可推之於政故八政次之故五紀次之又繼之以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敬五事厚八政修五紀乃所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修矣猶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則善惡之效至是不可加矣皇極非大中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皇建此極也東西南北到此恰好乃中之極非中也但

漢儒雖說作中字亦與今不同如云五事之中是也今人說中只是含糊依違善不必盡賞惡不必盡罰如此豈得謂之中○凡數自一至五五居中自九至五五亦居中若有前四者則方可以建極後四者却自皇極中出三德是皇極之權人君所嚮用五福所威用六極此曾南豐所說惟此說好○洛書本無文字但有奇耦之數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初次者禹次第之文五行以下卽禹法則之事蓋因洛書自然之數而垂訓於天下後世也若其效法次第之義大抵因洛書之位與數而爲之洛書一位在子其數則水之生數氣之始也故爲五行五行則陽變陰合交運而化生萬物則爲人事之始矣二位在坤其數則火之生數氣之著也故爲五事五事則五氣運行人之稟形賦色妙合而凝修身踐形之道立矣三位在卯其數則木之生數氣至此而益著也故爲八政八政則修身不止於貌言視聽思之事而立經陳紀創法立度舉

而措之天下矣。四位在巽。其數則金之生數。氣至此而著益久也。故爲五紀。五紀。則治不止於食貨政教之事。而察數觀象。治曆明時。仰以觀於天文矣。五居中央。爲八數之中。縱橫以成十五之變。蓋土之沖氣。所以管攝四時。故爲皇極耳。則人君居至尊之位。立至理之準。使四方之面內環觀者。皆於是而取則。所以總攝萬類也。六位在乾。其數則水之成數。氣合而成形也。故爲三德。三德。則不徒立至極之準。而臨機制變。隨事制宜。且盡其變於人矣。七位在西。火之成數。氣合而形已著矣。故爲稽疑。稽疑。則不徒順時措之宜。而嫌疑猶豫。且決之人謀鬼謀。而盡其變於幽明矣。八位在艮。木之成數。氣合而形益著矣。故爲庶徵。庶徵。則往來相盪。屈伸相感。而得失休咎之應定矣。九位在午。其數則金之成數。氣合而著已久矣。故爲福極。福極。則休咎得失。不徒見於一身。而通行於天下矣。其事廣大悉備。故居終焉。大抵九疇之序。順而言之。則五行爲始。故五行不言用。不言

用者。乃衆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爲統。故皇極不言數。不言數者。乃衆數之所由該。以五行爲始。則自一至九。愈推愈廣。大衍相乘之法也。以皇極爲統。則生數主常。成數主變。太極動靜之分也。九疇本於洛書者如此。後學不悟此章具洛書之文。例以空談而說之。則陋矣。○呂氏祖謙曰。三德者。皇極之用。時中之道也。出而爲治。又當以剛柔正直之三德。權其時而用之。○程氏若庸曰。在天爲五行。言其所自然。在人爲五事。言其所當然。厚乎人而爲八政。言其利。不言其弊。占乎天而爲五紀。言其常。不言其變。序其目於皇極之先者。皆皇極之驗也。本之極之本也。序其目於皇極之後者。皆皇極之驗也。本之前四疇以立其體。至嚴至密。而無一毫之或遺。信乎天子四疇以達其用。至寬至廣。而無一物之或失。驗之後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矣。此大禹則龜文以敘九疇。箕子本禹疇以陳洪範。必以皇極爲天地人之宗主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
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
稼穡作甘。

集傳 此下九疇之目也。孔氏安國曰。五行以下。箕子所陳　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孔氏安國曰。種　稼穡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爲性也。故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夏氏僎曰。五味必言作者。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

潤下之所作。火之始炎。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木之初生。金之初鑛。土之始稼穡。亦然。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陳氏師凱曰。五行之聲。水羽。火徵。木角。金商。土宮也。五行之色。水黑。火赤。木青。金白。土黃也。五行之氣。水朽。火焦。木羶。金腥。土香也。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蘇氏軾曰。人之用是四者。惟味爲急。故舉味以見其餘。

集說　孔氏穎達曰。六府以土穀爲二。由其體異故也。言曰者。言其本性。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卽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張子

曰。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上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燃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變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得而不害。爍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王氏安石曰。五行之爲物。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偶。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剛一柔。一晦一明。故有清有濁。有正有邪。有美有惡。有吉有凶。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偶之中又有偶焉。萬物之變。遂至於無窮。○水言潤。則火燥土潟木敷金斂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圜金方火銳水平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洫火之

爨冶木金之爲器械可知也。所謂木變者何。炳之而爲火。爛之而爲土。此之謂變。所謂土化者何。能燥能潤。能敷能斂。此之謂化。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火革者何。革生以爲熟。革柔以爲剛。革剛以爲柔。此之謂革。○朱子曰。一五行者。次第之辭。與前章異。後倣此。○問水火木金土。竊謂氣之初。溫而已。溫則蒸潏。蒸潏則條達。條達則堅凝。堅凝則有形質。五者雖一。然推其先後之序。理或如此。曰。向見吳斗南說五事庶徵。皆嘗依此爲序。其言亦有理。○五行質具于地。而氣行於天。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自水曰潤下至稼穡作甘。皆是二意。水能潤能下。火能炎能上。金曰從曰革。從而又能革也。○陳氏經曰。洪範所言。則五行生數。必得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成之。然後陰陽各有匹配。○陳氏大猷曰。物之生。其初皆爲水。其終皆爲土。五行之相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所以相

治也。潤以質言。炎以氣言。上下以位言。曲直以形言。從革以材言。稼穡以用言。土非止於稼穡。以生民粒食之用言之也。卽稼穡而推五行。則潤下用之於灌溉也。炎上用之於烹飪也。曲直之斲削。從革之鎔範。用之於宮室器用也。○董氏夢程曰。析而言之。爲五行之質。存於人心者。爲肝心肺腎脾。五行之神。舍於人身者。爲仁義禮智信。質者。其粗也。神者。其精也。亦未嘗相離也。○程氏若庸曰。造化之初。一濕一燥。濕之流爲水。燥之凝爲金。其融結爲土。自輕清而重濁。先天之五行。其體也。四時主相生。六府主相尅。後天之五行。其用也。其體對立。其用循環。

案　禹之以是首九疇者。蓋貫通乎三才之間。皆五行之氣。故播之四時。則爲五紀。形之祥兆。則爲卜筮。具於人身。則爲五事。感於休咎。則爲庶徵。賦於氣質。則爲剛柔善惡之性。成於氣化。則爲仁鄙壽夭之命。莫非五行之

所爲也。然語其近而最切。則人生所托。民用所需。無一日之可離者。故其下文但以功用氣味言之。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集傳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發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乂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集說　周子曰。洪範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程子曰。思慮久後睿自然生。又曰。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則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若溷濁。久自明快。人之材以至於其極。聖者。人之極也。或曰。不思而得。何也。蓋自誠而明者。不思而得。堯舜性之者也。自明而誠者。思之弗得弗措。湯武身之者也。○朱子曰。自外而言之。則貌外於言。自內而言之。

則聽內於視。自貌言視聽言之。則思所以爲主於內。故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彌遠者彌外。彌近者彌內。此其所以爲次序也。○洪範五事。以思爲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而爲之。○物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問視聽言動。比洪範五事。動是貌否。如動容貌之謂。曰。思也在裏了。動容貌。是外面底心之動。便是思。又問五行比五事。曰。曾見吳仁傑說得順。他云貌是水。言是火。視是木。聽是金。思是土。將八庶徵來說。便都順。問貌如何是水。曰。他云貌是濕潤底。便是水。故其徵便是肅時雨若。洪範乃是五行之書。看得他都是以類配得。到五福六極。也是配得。但略有不齊。○問禮如何屬火。曰。以其光明。問義之屬金。亦以其嚴否。曰。然。○恭作肅至睿作聖。此學問之極功。盡性踐形之事。○伯謨云。老蘇著洪範論。不取五行傳。而東坡以爲漢儒五行傳不可廢。此亦自是。既廢。則後世有忽天之心。曰。漢儒也穿鑿。如

五事。一事錯。則皆錯。如何却云聽之不聰。則某事應。貌之不恭。則某事應。○黃氏幹曰。水貌。雨。太陰。火言。暘。太陽。木視。燠。少陽。金聽。寒。少陰。四者或偏於陽。或偏於陰。惟土思。風也。通乎四者而不同焉。質陰氣陽。身之全體。故貌言爲大。耳目聰明。體之虛者。故視聽次之。○以造化生人之初驗之。便自胳合。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湊合成形。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體。便能有聲者。氣之所爲。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下。火但能炎上。其質終是輕清。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只以此配之。則人之身。便是一箇造化。理自分明。○眞氏德秀曰。貌言視聽思。各有攸主。而總以敬之一言。何哉。蓋敬者。五事之主也。敬不存於中。則形於貌者。必輕且慢。無由而能恭。發於言者。必易以肆。無由

而能從。視聽敬於物。何由而明且聰。思慮汨於多端。何由而通於微。故敬則五事皆得。不敬則五事皆失。程子曰。聰明睿智皆此出。信哉。○李氏杞曰。貌之必恭以至作聖。聖人而後可以踐形也。○程氏若庸曰。洪範五事配五行。與素問五行傳不合。自西京以來。說者不一。竟合傅會。莫能相通。千有餘年。至黃勉齋而後定。其言曰。配與屬不同。配者。比竝之謂。屬者。管屬之謂。嘗得其說而推之。配者。對峙而爲體。猶易之先天卦圖也。屬者。流行而爲用。猶易之後天卦圖也。洪範之五事。配水火木金土。乃先天之五事。言其體也。素問屬土金木水火而相生。五行傳屬木金火水土而相克。乃後天之五事。言其用也。配與屬不相妨。體與用不相悖。千古之疑。於是判矣。○陳氏櫟曰。五事皆當以敬用之。於外而可見者。先致持守之功。則百體各職其職。於內而不可見者。復致操存之力。則百體於天君而從其令。一敬之功。內外夾持。庶幾其無滲漏乎。又案五事以思爲終。四勿不言思。眞氏曰。勿云者。正指思而言。乃人心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姚氏舜牧曰。肅乂哲謀聖。然後盡得恭從明聰睿五者之能事。然後完得貌言視聽思。五者之本來。

案　四勿九思。皆先視聽言貌。此以貌言視聽爲先。故曾子三貴。惟在容貌顏色辭氣之間。程子亦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言之先後不同。其歸一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集傳　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孔氏穎達曰。貨者。金玉布帛之總名。皆爲人用。故食爲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

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八政用於民。以緩急爲次。食貨祀賓師。指事爲名。三卿舉官爲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爲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王氏安石曰。自食貨至於賓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徒司空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有物也。○林氏之奇曰。一井田補助之類。是也。二曰貨者。卓通貨財之政也。如懋遷有無化居之類。是也。三曰祀者。報本反始之政也。社稷宗廟山川百神。以至公卿大夫士庶莫不祭其先之類。是也。四曰司空者。度土居民之政也。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使士農工商各得其所之類。是也。五曰司徒者。教民之政也。如學校選舉之類。是也。六曰司寇者。立法懲姦之政也。如五刑之屬。是也。七曰賓者。交際酬酢之政也。如冠婚喪祭鄉飲相見之類。是也。八曰師者。寓兵於農以修武備之政。如鄉遂教閱之法。是也。○朱子曰。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呂氏祖謙曰。司寇以上皆內治。賓師爲外治。

集說　禮記王制。自冢宰制國用以下。至司寇。其序政與此合。蓋冢宰所司食貨祀。三者備矣。然後司空定民之居。然後司徒興民之德。樂正司馬。因司徒所教而升之。故附於司徒。而以司寇明刑終焉。惟賓師二者。洪範次於後。王制序於前。蓋八政者。民生之先後緩急。故柔遠安邦之事。在於養教之後。王制所言。建國之規模綱紀。則

禮樂征伐之柄。必居庶政之先。義各有所當也。

四五紀。一日歲。二日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集傳 歲者。序四時也。陳氏師凱曰。歲者。天時之一周。故正其歲在於序四時。四時得其序。而後歲功可成也。月者。定晦朔也。陳氏師凱曰。晦爲前月之終。朔爲後月之始。每於日月所會之辰定之。則十有二月不差矣。日者。正躔度也。陳氏師凱曰。躔者。日行於度也。日行每與月爲一月一會之期。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十二會而成一歲。則日行之度。尚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謂之閏餘。積之三歲。則置閏月以貯之。故日行惟在於正躔度。躔度既正。則日月之會。無先後之差。而餘分之積。免失閏之謬。由是曰月日歲。皆可協矣。星。經星緯星也。陳氏師凱曰。經星貼天不動。凡內官外官二十八舍。皆是也。緯星麗天而行。如杼之緯帛。水火木金土五星是也。夜則仰觀而識之。後倚北極。前定昏旦二中。伺察五緯晨夕遲疾順逆伏見孛流隕。皆謹視之。以奉天戒。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陳氏師凱曰。自玄枵至娵訾。各有界限。夜考中星。知日月之行度。以追計其所會。而定晦朔弦望。必於辰推之。則歲月日皆可定矣。曆數者。占步之法。沈氏澣曰。占者占候步者推步。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程氏若庸曰。推步歲月日星辰之數以爲曆者也。○鄭氏曉曰。注中序字。定正字。占步字。皆屬人說。所謂以人而合天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歲所以紀四時。月所以紀一月。日紀一日。二十八宿迭見以紋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

所會。曆數節氣之度以爲曆。敬授民時。○程子曰。古之時。分職主事。察天運以正四時。遂居其方之官。主其時之政。在堯典謂之四岳。於周乃分爲六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知其道。故以星曆爲工技之事而與政分矣。○程氏若庸曰。曆象日月星辰。與庶徵相通而不同。彼以證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得失。此特主於授時。○吳氏澄曰。歲自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啓閉定歲之四時。是爲一歲之紀。月自合朔至來月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一會也。以朔晦弦望定月之大小。是爲一月之紀。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繞地一匝也。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爲一日之紀。星謂二十八宿衆經星。辰謂天之壤。因日月所會分經星之度爲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體也。是爲星辰之紀。曆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遲。立數推算以步天之用也。是爲曆數之紀。○陳氏雅言曰。紀者。如綱之有紀。天時所以相維者也。歲者。紀周天之度。故居一。月者。紀月行之數。故居二。日者。正天與日月之躔。故居三。星者。在天之象。辰者。在天之舍。故居四。四者皆係於天。天之示乎人者也。天與日月五星之運。雖有遲速順逆之不同。而皆有數以稽之。有曆以紀之。使四時以定而歲無成。晦朔以辨而月無不協。甲乙以審而日無不正。經緯以彰而星辰無不著。是曆者。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之數。以人而合於天者也。歲月日星辰。此天道之所有。曆數此人事之所不可無。○申氏時行曰。人君以此欽若昊天。而敬授人時。則所謂術不違天。政不失時者也。○歸氏有光曰。五紀雖五。總之實曆數之一紀。此亦王者之政。不序於八政之中。所以尊天也。

案　天月日星運於歲。月日辰之閒。曆數則總四者之不齊而齊之。故定二至。考歲差。所以協歲也。推交會。正閏

法。所以協月也。候出入。識短永。所以協日也。測遲疾。辨昏旦。所以協星辰也。齊七政。窮元會。所以協曆數也。合而有五紀。欽天授民。此從古帝王之良法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集傳 皇。君。朱子曰。皇有訓大處。惟皇極之皇。不可訓大。到後面以爲天下王。其皇只當作君。所以說遵王之義。遵王之路。直意可見。蓋皇字下從王。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爲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爲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爲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陳氏櫟曰。卽第九疇之五福。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呂氏祖謙曰。錫者。上下之通稱。如師錫帝

曰禹錫玄圭皆下錫上之詞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蔡氏元定曰民享君之福所以歸於君之極而與君保此極也

集說 劉氏彝曰天地之於物也能生之而莫能終而遂其性者聖人也天地之於人也能性之而莫能化而一於善也非聖人則不能成天地造化之功非天地則不能成聖人皇極之治其道相參其能相須其力相敵故曰三才也○蘇氏軾曰至而無餘謂之極○馮氏當可曰皇極居中上總下貫與八疇爲九○林氏之奇曰箕子之陳九疇其八疇皆詳言其所以爲是疇者獨於皇極一疇不言其所以爲皇極而遽言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蓋自五行至五紀即聖人所以建皇極之外別有皇極也自皇建其極以教民者非是於敷者之外有極至於爲天下王皆是聖人建極以教民之事其文

比於諸疇最爲詳備蓋聖人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其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以修其身舉而措之以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者盡在於此故箕子反覆爲武王陳之其義無所不盡也○朱子曰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自皇建其有極以下是總說人君正心修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以觀天下而天下化之之義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贊歎正說皇極體段曰皇極之敷言以下是推本結殺一章之大意○今人將皇極作大中解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皇須是君極須是人君建一箇表儀於上且如北極是在天中喚作北中不可屋極是在屋中不可人君建一箇表儀於上便有肅乂哲謀聖之應五福備具推以與民民皆從其表儀下文凡厥庶民以下言人君建此表儀又須知天下有許多名色人須逐一做道理區處著始得於是有念之受之錫之福之類隨其人而區處之大抵皇

極。是建立一箇表儀。後又有廣大含容區處周備底意思。無偏無陂以下。只是反覆歌詠。若細碎解。都不成道理。○極有湊會之義。所謂三十輻共一轂。斂福錫民。聖人亦豈別有福以錫之。只取則於此。各正其身。順理而行。則爲福也。孟子謂君仁莫不仁。亦此意。○漢儒說中字。不是只是五事之中。猶未爲害。最是近世說中字不是只做些。不要做盡。此豈聖人之意。○王氏充耘曰。斂五福以錫庶民。豈直有斂散之迹哉。大槩有道之君。立乎其上。則自能措一世於治平。民皆飽食煖衣。入孝出弟。有壽康而無鄙矣者。是果誰之力哉。謂非其君有以致之不可也。董子所謂人君正心以正四方。而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者。此即建極斂福錫民之謂。

案　易有太極。則萬物之本根。此皇極。則兆人之標準。太極。理之在天者也。皇極。理之在人者也。在天者。終古無所加損。在人者。則非聖人得天子之位。立人類之宗。其道固有所不行。是故太極不在八卦之內。而皇極列於九疇之中。所謂皇建其有極。而太極本無極也。此易範之精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集傳　淫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言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爲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集說　陳氏櫟曰。書之知人安民。詩之宜民宜人。皆以人爲有位者。民爲下民。此亦當然。證之三德疇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可見。朱子單言民。大約言之耳。民人所以然。惟以君建極故也。作有扶植振起之意。建立作

興。大略相似。不建不作。則斯道廢墜矣。○陳氏雅言曰。人君在上。而能示之以大公至正之道。則臣民在下。相率而爲大公至正之行。此孟子所謂君正莫不正者也。作極與建極微有不同。建者。植立之謂。作則有鼓舞振起之意。匡直輔翼。提撕警覺之意。欲其無一時一事之不作也。○沈氏漢曰。淫朋比德。皆偏陂好惡之生於心。與偏黨反側之害於事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集傳　此言庶民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爲。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帝念哉之念。不協于極。未合於善也。不罹于咎。不陷於惡也。所謂中人也。進之則可與爲善。棄之則流於惡。君之所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之受。念之之受。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祿之謂。或曰。錫福。即上文斂福錫民之福。非自外來也。曰祿。亦福也。

上文指福之全體而言。此則爲福之一端而發。苟謂非祿之福。則於下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爲不通矣。

集說　許氏衡曰。傳記中人材。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材。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材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便自能圓成不偏。○陳氏雅言曰。好善見於色辭。所謂容貌辭氣。乃德之符者也。時人。卽指上三等之人言。廣收樂育。使皆知所以自勉。則人莫不觀感興起。因其所已能而益勉進其未至。皆歸於皇之極矣。○王氏樵曰。此以庶民言。有猷有爲有守。是一項人。不協于極。不罹于咎。是一項人。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是一項人。所謂氣稟有清濁純駁。觀感有淺深遲速。不可一律齊者也。念之受之錫之福。則隨材造就。所謂逐一做道理區處者也。○有猷如子貢。有爲如子路。有守如原憲。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集傳　煢獨。孔氏安國曰。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也。孔氏穎達曰。寵貴之人。位望高也。各指其甚者而言。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

集說　蘇氏軾曰。虐煢獨而畏高明。則人慕富貴。厭貧賤。是卽虐之。不知所以懲之。是卽畏之。○申氏時行曰。以其微而棄之。煢獨而畏高明。政之不平。而人心之所由以不服。皆起

於此。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集傳　此言有位者也。有能有才智者。羞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人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富。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爲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於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爲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集說　蔡氏元定曰。進其行者。進於皇之極也。○陳氏大猷曰。上一節。是廣大以拔用人才。此一節。是公平以拔用人才。○陳氏雅言曰。朝廷有以福君子。則君子有以福斯民。此富之祿之。雖所以爲君子計。而實所以爲斯民計也。○王氏樵曰。使羞其行者。謂有以進其所未至。擴其所未能。蓋才智施爲。得於天資。而涵養踐履。成於學力。人之實行。易於不足。故以羞其行言也。○福不可以斬予。亦不可以澀加。造就之權。其不可不謹者

又如此。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集傳 偏。不中也。陂。王氏樵曰。古文作頗。唐玄宗以此句文陂字亦有頗音。遂下詔改無頗爲無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偏。不中也。陂。王氏樵曰。古文作頗。唐玄宗以此句文陂字亦有頗音。遂下詔改無頗爲無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陳氏經曰。偏謂偏於己。黨謂黨於人。反。倍常也。側。不正也。王氏安石曰。偏不已。乃至於側。陂不已。乃至於反。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已私之見於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顧氏錫疇曰。以其爲事物之當然曰道。以其爲天下之共由曰路。皇極之所由行也。

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申氏時行曰。體是體段。非體用之體。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曹氏學佺曰。會極歸極。卽上文錫汝保極。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呂氏祖謙曰。會。如會聚之會。歸。如歸宿之歸。有所會。然後有所歸。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夫歌詠

以協其音。反覆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斜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熄。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者。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集傳 林氏之奇曰。建極者如北辰之居所。而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則如衆星之拱北辰也。○朱子曰。無

有作好。無有作惡。謂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不可作爲耳。○曰王道蕩蕩。又曰王道平平。曰無黨無偏。又曰無偏無黨。只是一箇道。反覆說。○陳氏大猷曰。此承上文言人君能作成人。故人皆皇作極之義。○許氏謙曰。無偏陂好惡偏黨反側。戒辭也。遵王之義道路。勸辭也。王道蕩蕩乎乎正直。贊辭也。會其極。遵其義道路。歸其極。皆至於蕩蕩乎乎正直也。○陳氏櫟曰。六王字。即指皇極之君。義道路。即指皇極。互辭協韻耳。遵。猶有不敢違之意。至王道蕩蕩三句。則自合乎王道。無事於遵矣。會合于君所建之有極。結遵義六句。歸宿于君所建之有極。結蕩蕩六句。二有極字。與章首皇建其有極之有極相應。實有之極。亦君民同有之極也。○陳氏師凱曰。此章上六句用無字者。所謂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也。下六句用王字者。所謂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也。○陳氏雅言曰。會極者。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與極猶二也。歸極者。如行者之

到家。食者之得飽。與極爲一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集傳 曰。起語辭。夏氏僎曰。曰字。箕子更端之言。敷言。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復推衍爲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王氏樵曰。本天命人心之正。切彝倫日用之常。乃天下之常理。推之四海而皆準。俟諸後聖而不惑。乃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蓋理出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

集說 蘇氏軾曰。天錫禹九疇。不能如是諄諄也。粗有象數而已。禹與箕子推而廣之。至皇極尤詳。曰。帝以象數告。而我數廣其言爲彝訓。與帝言無異。故曰于帝其訓。○陳氏雅言曰。聖人在上。既建極而以身教于天下。復敷言而以言教于天下。蓋身教者。示以躬行踐履之實。言教者。使其歌誦吟詠而得。二者不可偏廢也。天下惟理爲至常。惟理爲至大。皇極之敷言。純乎一理。故謂之常理。故謂之大訓。是理也。本之於天。惟皇上帝降衷之理也。言而不異於降衷之理。是豈可以君之訓視之哉。乃天之訓也。天者。其不言之聖人。聖人者。其能言之天。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申氏時行曰。天之理妙於無言。而君之言純乎天理。則是上天神道以設教。人君代天以有言。其所以鼓舞萬民者。卽陰陽鬱之化工。其所以敎治百官者。卽相協之深意也。豈不爲天之訓乎。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集傳 光者。道德之光華也。潘氏士遴曰。不曰德而曰光。就其接民者言。天子之德。於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極之數言。是訓是行。申氏時行曰。訓者。諷詠而紬繹之謂。行者。佩服而踐修之謂。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

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者。如此其至也。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

曹氏學佺曰。庶民如此。有位者可知。

集說 王氏充耘曰。上言人君立教。一本於天。此言庶民歸極。則歸功於君。君代天立教。但知有天而已。庶民因君以復其性。但知有君而已。○陳氏雅言曰。譬之水焉。天子之光。則如水之至清。庶民則未免少有查滓者也。譬之鏡焉。天子之光。則如鏡之至明。庶民則未免少有昏翳者也。

朱子皇極辨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爲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幷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

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攷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毫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

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有以爲其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庇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

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修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已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已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已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王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於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繹是訓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於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爰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集傳　克治。友順變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林氏之奇曰。即皇極所謂王道正直是也。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彊弗友者。彊梗弗順者也。變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沈潛者。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陳氏櫟曰。習俗之偏。以彊變言。氣稟之過。以沈潛高明言。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爲而治。是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變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又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

集說　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剛爲斷。爲嚴毅。爲幹固。爲猛。爲隘。爲彊梁。柔爲慈。爲順。爲巽。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范氏祖禹曰。治天下者。不過三德。曰正直。剛柔而已。不剛不柔曰正直。正直者。中德也。剛克。謂剛勝柔也。柔克。謂柔勝剛也。如經云威克厥愛。愛克厥威之克。○林氏之奇曰。正直剛克柔克。此三德之目。自平康正直至民用僭忒。則釋三德之用以盡其義也。世之平康。則剛柔皆不可偏勝。而正直之

用。於是爲宜。然世不能常平康。而有所謂彊弗友變友之時。則德亦不可以常主不剛不柔。而必有所謂剛克柔克以禦之。此所以有三德之不同。而其用之亦各有其時。是猶持權衡者。未嘗不欲其平。然而不能無低昂也。抑其昂。舉其低。然後不失其爲平。一於柔。則失之懦。亢且懦。則其違中道遠矣。是必將有以抑其過而引其不及。以歸於中道。此聖人之善用權也。○陳氏經曰。皇極以體常。三德以盡變。○程氏若庸曰。三德。一經而四權。正直之用一。經也。剛柔之用四。權也。四權之中。其二。政以治之。其二。教之自治也。○陳氏師凱曰。正直。卽前所謂王道正直是也。平康。卽前所謂無反無側。後所謂家用平康是也。在下者無反側。在上者惟正直。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邵氏寶曰。三德之用五。所以施之者三。世也。人也。地也。世云者。周禮平國亂國新國之謂也。人云者。論語求也退由也兼人之謂也。地云者。中庸南方之強北方之強之謂也。

案　三德者。所以宜民善俗。協之于中。當重敎化上。而刑賞自兼用之。宋元諸儒大槩從世道上說。如呂刑所謂刑罰世輕世重。周官所謂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似說向一邊去。邵氏兼世與人與地言之。其義較備。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集傳　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陸氏德明曰。玉食。珍食也。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司馬氏光曰誅一不善而天下之有功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福人主必聰明剛斷然後能收威福之柄○林氏之奇曰此三者繫於人君之所操持則威福在己名分謹嚴故有以操縱予奪以用此三德其或假於臣下則權勢下移紀綱紊亂其何以操此三德以爲皇極之用哉○唐氏聖任曰以德行權則威福不下移州所常貢者與威福相因皆名分所係之大故竝言之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集傳　頗不平也僻不公也僭踰忒過也臣而僭上之權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

集說　黃氏度曰三德論卿大夫之變至春秋大夫率擅諸侯之國作福作威玉食害家凶國悉如箕子所言陵夷至於戰國世變極矣自洛書之道不傳變遂不可止○陳氏櫟曰此所謂臣大臣也大臣僭天子則次而邦君次而大夫次而小臣次而庶民皆效而陵僭無一安其分者夫皇極立本者也三德趣時者也皇極建則三德適時措之宜而權出於上皇極不建則三德失時措之宜而柄移於下矣○申氏時行曰皇建有極則威福玉食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必然之勢也自天子出則家不異政國不殊

俗。自諸侯大夫出。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亦必然之勢也。大臣法。然後小臣廉。在大夫諸侯既如此。則在位之臣。相觀而化。因之而側頗僻。不但比德而已。上有道揆。然後下有法守。今大夫諸侯既如此。則在下之民從風而靡。因之而僭忒。不但淫朋而已。所謂甚言其害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集傳　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蓍曰筮。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蓍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孔氏穎達曰。然後使之卜筮也。蘇氏軾曰。卜筮必立此人。不使不立者占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周禮春官。太卜掌三兆三易之法。卜師掌開龜之四兆。龜人掌六龜之屬。菙氏掌共燋契以待事。占人掌占龜。皆是所擇以建立其官。而命以卜筮之職者也。○朱子曰。龜歲久則靈。蓍生百歲。一本百莖。亦物之神靈者。卜筮實問鬼神。以蓍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卜法以明火爇柴。灼龜爲兆。筮法以四十九蓍分卦揲扐。凡十有八變而成卦。○蔡氏元定曰。皇極之君。以人謀未免乎有私。此所以洗心齋戒以聽天命而無所容其心也。擇建立卜筮人者。非其人則不可。非其職則不專。必得其人而立之。然後乃可命之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非細事也。○王氏肯堂曰。太極動靜而陰陽分。陰陽變合而五行具。卜兆有五象。五行也。卜卦有二象。陰陽也。皆所以紹天明而前民用者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集傳 此卜兆也。王氏安石曰。以龜占象之謂卜。以火灼龜。其象可占之謂兆。雨者。如雨。其兆爲水。霽者。開霽。其兆爲火。蒙者。蒙昧。其兆爲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爲金。克者。交錯。孔氏穎達曰。王肅云。兆相侵入。蓋兆爲二坼。其坼相交也。有相勝之意。其兆爲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上五者。灼龜爲兆。其豐坼形狀有五種。是卜兆之常法也。○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朱子曰。易占不用龜。而每言著龜。皆具此理也。著短龜長者。謂龜惟鑽灼之易。而著有扐揲之煩。龜之兆一灼便成。亦有自然之易。洪範卜五卽龜用二卽著。○陳氏師凱曰。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疏云。體者。謂龜之金木水火土五兆之體。經兆之體者。名體爲經也。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注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尊者視兆象。卑者以次詳其餘也。○申氏時行曰。此列卜兆之體所以著五行之變也。蓋龜之卜也。變化形於食墨之餘。象數顯於坼文之後。與五行之兆相配。五者之體不同。而五行之理以寓。其類應固可以知吉。其乖錯亦可以知凶。稽疑於卜者。但觀事之所值何如。若宜雨而雨則吉。否則凶矣。餘倣此。

附錄 孔氏穎達曰。兆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疎之意。雨則蒙爲氣連蒙闇也。○項氏安世曰。落驛亦相對。故驛爲落驛。氣不連屬。不連屬之貌。與絡繹字不同。絡繹則是連屬不絕也。

案 傳絡驛不屬。絡驛之絡。注疏作落。而云落驛希疎之意。項氏安世遂辨此二字不同。然傳文云絡驛不屬

竝非連屬不絕之意則字雖異而意則同也意古落絡字通故莊子落馬首以落爲絡而漢書藝文志云血脈經落亦以落爲絡也疏言雨霽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以蒙爲氣相屬落驛爲不相屬其說亦有理則蔡傳所云絡驛疑卽以絡爲落作希疎之義非連屬不絕之意也

曰貞曰悔

集傳 此占卦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蔡氏元定曰六爻不動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蠱十五年左傳秦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疏云筮之畫卦從下而始故以下爲內上爲外此言貞風悔山知內爲貞外爲悔又有以遇卦爲貞之卦爲悔蔡氏元定曰有動爻者以遇卦爲貞之卦爲悔

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國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注曰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俱不動故曰皆八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貞者靜而正故內卦曰貞悔者動而過故外卦曰悔動乎外豈皆有悔哉而以外卦爲悔者悔生乎動故也○朱子語類問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曰貞是正底便是體悔是過底動則有悔又問一貞八悔曰如乾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倣此○問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每卦內三畫爲貞外三畫爲悔如揲蓍成卦則正卦爲貞之卦爲悔如八卦之變則純卦一爲貞各皆是事過後方有內卦之占是已如此二字有終始之意

附錄　項氏安世曰。竊以夏商占法。止用貞悔。至文王之易。以變爻爲占。六爻皆不變者。乃占貞悔。則不止用二矣。

案　夏商以前質。易卜或未盡卦變之法。故止用貞悔二者。項氏之說是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集傳　凡七。雨霽蒙驛克貞悔也。卜五。雨霽蒙驛克也。占二。貞悔也。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王氏肯堂曰。人事指方來而未然者。有過差。則其事不可爲。無過差。然後可爲也。

集說　朱子曰。上七者。卜筮之大凡。而其變則無窮。皆當推衍以極其變。卜之變。在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千有二百。體色墾坼方功義弓之類。筮之變。如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一卦變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可變爲四千九十六卦之類。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變無有終窮。○申氏時行曰。衍忒。卽是稽疑。推衍非差而預以卜筮推衍之。所以斷其吉凶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集傳　凡卜筮必立三人。孔氏穎達曰。卜筮各有三人。如占者三人。金縢乃卜三龜。儀禮士喪卜葬。以相參考舊說。卜有玉兆瓦兆原兆。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杜注。玉兆。顓帝之兆。瓦兆。堯之兆。原兆。周之兆。筮有連山歸藏陳氏師凱曰。杜子春云。連山。夏曰連山。殷曰歸藏。皇甫羲。歸藏。黃帝。鄭康成云。夏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周易謚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

者非是蔡氏元定曰知舊說非是者禹敘洛書時未有原兆與周易也謂之三人非三卜筮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也○程氏若庸曰皇極雖建不敢自是國有大事參諸人謀鬼謀以決其疑人謀本陰陽五行之理鬼謀則以陰陽五行之象數參之一從一逆可以驗其得失矣然猶疑以卜筮爲重而龜爲尤重也○申氏時行曰卜則三人同卜筮則三人同筮以觀其吉凶之兆同異何如三人皆以爲吉固斷乎可行矣其或一人言凶二人言吉亦宜從其吉而行之三人皆以爲凶固斷乎不可行矣其或一人言吉二人言凶亦宜從其凶而止之以人言之多寡測天命之從違庶乎舉措合宜而過差可免矣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

及卜筮

集說 孔氏安國曰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決之○蘇氏軾曰聖人無私之至視其心與卿士庶人如一皆謀及之周禮有外朝致民之法然上酌民言聽輿人之誦皆謀及之道也○朱子曰卜筮處未者占法先斷人志後命於著龜之靈不至越於人也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胡氏一中曰殷人尚鬼而箕子必先謀及乃心未嘗專事鬼也且易之爲書爲卜筮設大傳云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言天地賴聖人參贊也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言明而謀之於人幽而謀之鬼神不自謀以爲能故百姓皆與其能卽行忒之意也苟不決之人已而但決之鬼神惑之甚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集說 孔氏安國曰。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孔氏穎達曰。物貴和同。故大同之吉。延及於後。宣三年左傳稱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後世遇吉。○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其虛靈知覺。無異於鬼神。故自此以下。皆以人謀爲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爲主。人雖不盡從。不害其爲吉。若龜筮而逆。則凶咎必矣。此條無問尊卑。其謀皆配於龜筮。故爲大同之吉。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集說 孔氏安國曰。三從二逆。中吉。亦可舉事。○朱子曰。此條惟君謀配於龜筮。亦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集說 孔氏安國曰。君臣不同。決之卜筮。亦中吉。○朱子曰。此條惟卿士謀配於龜筮。亦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集說 朱子曰。此條惟民謀配於龜筮。亦吉。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集說 孔氏安國曰。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朱子曰。此條龜筮一從一違。本不可以舉事。但筮短龜長。又尊者之謀。配合。故內事則可。外事則凶。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集傳 稽疑以龜筮爲重人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固吉也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金氏履祥曰人謀能料可否若氣數推移則惟龜筮知之故共違於人雖人謀皆從未可爲也靜謂守常作謂動作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杜氏預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

陳氏師凱曰僖四年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自夫子贊易極著蓍卦之德蓍重而龜書不傳云。

集記 孔氏安國曰皆逆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朱子曰此條龜筮皆逆人謀縱有從者動則凶矣○呂氏祖謙曰五者之中三從二逆從之理多吉之所在也然三從之中必龜筮之從乃可蓋龜筮無心既已皆從卿士庶民或別有私心未可知也如盤庚遷都心已無疑卜稽如台獨臣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與民逆而吉者如周公東征成王既不知周公民有不靖反曰艱大惟在朝大臣與二公及卜筮從故亦吉也聖人假至公無私之物以寓吾之誠惟龜筮皆從庶足驗吾無一毫之未盡苟龜從而筮不從必尚有未盡者故內事猶可外事則否苟我與臣民皆從而龜筮皆違則是於理必有未盡人已雖從終未免於人爲靜而不爲

則吉。動爲則凶矣。此義至精微。雖天下舉以爲然。不知又自有不然者。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集傳　徵。驗也。廡。豐茂。所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余氏芑舒曰。庶徵者。合五事五紀以參驗者也。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缺少也。敘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敘。林氏之奇曰。五者各以時至。無過無不及。各得其多寡先後之序。庶草蕃廡。○吳氏澄曰。所謂時雨時暘時燠時寒時風也。孔氏穎達曰。下言百穀用成。且蕃廡矣。則其他可知也。此言庶草蕃廡者。舉草茂盛。則穀成必矣。舉輕以明重也。○王氏安石曰。庶草者。物之尤微而莫養。而猶蕃廡。則萬物得其養可知也。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鄭氏康成曰。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吳仁傑曰。易以坎爲水。北方之卦也。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爲水矣。離爲火。南方之卦也。又曰。日以烜之。則暘爲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我征徂西。二月初吉。三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爲燠。則燠之爲春爲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爲秋爲金。明矣。又案稽

疑以雨屬水。以霽屬火。霽暘也。則庶徵雨之爲水。暘之爲火。類例抑又甚明。王氏樵曰。以陰陽大意相對。則燠爲木而寒屬金。亦自無疑。思爲四事之主。風行四氣之間。土旺四時之季。此自相符。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敘。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爲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爲衆驗。○林氏之奇曰。陰陽之氣。運於天地之間。往來屈伸。有此五者之變。雨與暘對。燠與寒對。風行于四者之間。皆天地之所以化育萬物者也。○朱子語類問五行所屬曰。舊本謂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與五行相配。皆錯亂了。吳斗南說。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看來雨只屬水。自分曉。如何屬木。問寒如何屬金曰。他討得證據甚好。閔二年左傳曰。金寒玦離。又貌言視聽思皆是。以次第相屬。○問八庶徵曰時。林氏取蔡氏說。謂是歲月日之時。自五者來備而下。所以申言雨暘燠寒風之義。自王省惟歲而下。所以申言曰時之義。某竊謂此時字當如孔氏五者各以其時之說爲長。林氏徒見時字與雨暘燠寒風五者並列而爲六。則遂以此時字爲贅。不知古人之言。如此類者多矣。且仁義禮智。是爲五常。非仁義禮智之外。別有所謂信也。故某以爲時之在庶徵猶信之在五常。不知是否。曰。林氏之說只與古說無異。但謂有以歲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月而論其時與不時者。可更推之。○五者備敘。則庶草滋蕃豐廡。即下文之休徵也。有無相反。常雨則無暘。常燠則無寒。則草木不茂。百穀不成。即下文之咎徵也。○自五行而

下。得其道。則有衆休之徵。失其道。則有衆咎之徵。得失在於身。休咎應於天。匹夫尚然。況人主乎。○陳氏大猷曰。陰陽之氣交。則蒸而成雨。氣散。則開而成暘。陰進。則成燠。陽退。陰進。則成寒。陰陽吹扇。則成風。雨暘風。往來者爲之。燠寒。則二氣之循環則游氣之聚散飛揚者爲之。備。謂皆有而不缺。敘。謂應期而不亂。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集傳　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唐孔氏曰。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亦凶。極無亦凶。餘準是。

集說　王氏安石曰。極備極無。饑饉疫癘之所由作。故曰凶。○林氏之奇曰。此五者之氣。苟不得其序。而爲過不及焉。皆凶之道也。○朱子曰。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多些子不得。無些子不得。○申氏時行曰。極備而傷於太多。則陰陽之氣偏勝。而萬物無以育其生。必致於凶災。如雨多則澇。暘多則旱。是也。或極無而傷太少。則陰陽之氣有虧。而物無以遂其性。亦至於凶災。如無燠則慘。無寒則泄。是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集傳　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叶祥。曰休。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

太多。則陰陽之氣偏勝。而萬物無以育其生。必致於凶災。如雨多則澇。暘多則旱。是也。或極無而傷太少。則陰陽之氣有虧。而物無以遂其性。亦至於凶災。如無燠則慘。無寒則泄。是也。

咎徵吳氏澄曰。咎災沴曰咎。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也。失得之幾。應感之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

集說　劉氏彝曰。一德正於中。則五事治於外。一氣正於中。則五氣順於時。以形而言之。則各宜類舉。聖人觀之。所以念已政之得失也。以德而召。則不可以形拘。聖人行之。所以應天道以淵默也。○林氏之奇曰。人君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至於皇極建。三德乂。稽疑明。則夫陰陽二氣。見於雨暘燠寒風者。各以其時。所著見者。無非休徵也。然聖人雖有召和致祥之道。可以取必於陰陽之不乖者。而其所以警戒修省之心。則不可忘也。是以其所念者。不獨休徵。而又有咎徵焉。陰陽之氣。一失其和。則反身自省曰。是吾之咎也。故蚤夜以思。去其所以咎。而反之於休。則其徵莫不各以其序矣。故五者之咎。雖聖人之所必無。而其徵則不可不以之省也。○五事之與五氣。雖各以其類應。然聖人之修五事以爲參天地贊化育之本者。又豈務爲表暴之飾以彊之於其外哉。其肅乂哲謀聖。蓋根於天命之性。出於所固有之物則。其充實輝光之發。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此其所以通乎神明。光于四海。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非天下之至誠。固不足以與此。○朱子曰。今人讀書。粗心大膽。如何看得古人意思。如說八庶徵。這若不細心體識。如何會見得。肅時雨若。肅是恭肅。便是有滋潤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雨順應之。乂時暘若。乂是整治。便自有開晴底意思。所以便說時暘順應之。哲時燠若。哲是昭融。便自有和暖底意思。所以便說時燠順應之。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所以便說時寒順應

之聖時風若聖是通明便自有爽快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風順應之○符舜功云謀自有顯然著見之謀聖是不可知之妙不知於寒於風果相關否曰凡看文字且就地頭看不可將大底便來壓了箕子所指謀字只是且說密謀意思聖只是說通明意思如何將大底來壓了便休如說噢稽固是有大如瓜者且就眼下說只是常常底稽如煎藥合用棗子幾個自家須要說棗如瓜大如何用得許多人若心下不細如何讀古人書○洪範庶徵固不是定如漢儒之說必以為有是事必有是應多雨之徵必推說道是某時做某事不肅所以致此為此必然之說所以教人難盡信但古人意思精密只於五事上體察是有此理如王荊公又却要一齊都不消感應只把若字做如似字說了做譬喻說了也不得荊公固是也說道此事不足驗然而人主自當謹戒如漢儒之說固不可荊公全不相關之說亦不可古人意思精密恐後世見未到耳○人主之行事與天地相為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然感應之理非謂行此一事即有此一應統而言之一德修則凡德必修一氣和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曰肅自致雨無與於暘乂自致暘無與於雨但德修而氣必和矣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肅者雨之類乂者暘之類求其所以然之故固各有所當也咎徵亦然○問休徵咎徵諸家多以義推說舉窮以為此猶易中取象相似但可以髣髴睘看而不可以十分親切求也庶徵雖有五者大抵不出陰陽二端雨寒陰也暘燠風陽也肅謀深而屬靜陰類也故時雨時寒應之乂哲聖發見而屬動陽類也故時暘時燠時風應之狂反於肅急失於謀故恆雨恆寒應之僭則不乂豫則不哲蒙則不聖故恆暘恆燠恆風應之未知如此看得否曰大槩如此○蔡氏元定曰君卽五者之應以察吾之得失一事得則五事從休徵無不應矣一事失則五事違咎徵無不應矣鯀堙洪水水失其性爾而五行為之汨陳以是理也漢儒不得其意

而自爲之說。驗之於古。則鑿而不經。推之將來。則膠而不應。又以福極強配五行。而以弱配皇之不極。非鑿歟。○陳氏大猷曰。天地之間。有必然之理。有或然之數。理者。聖賢之所守。數非聖賢之所泥。然堯湯雖不能無水旱之變。而卒能消水旱之災。蓋或然之數。終不能勝必然之理。聖人所以能回天地之造化也。○金氏履祥曰。時若。卽所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也。言恆若以見極備之凶。而不明極無之凶。何也。蓋一極備。則一極無可知。○王氏樵曰。庶徵專以五事言者。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五事之得失。而八政之屬。凡事皆在其中。皇極之建不建。其要在是。而敬之一言。又五事之樞而建極之本也。人之五事。與天之雨暘燠寒風。俱出於五行。故相爲感應。庶徵一疇。古人變理陰陽之實事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集傳　歲月日。以尊卑爲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潘氏士遴曰。卿士。執政之官。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潘氏士遴曰。師長尹正。謂諸有司。之失得。其徵以日。蓋雨暘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月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言也。

集說　曾氏鞏曰。休咎之徵各象其事者也。與王共其事者。卿士也。師尹也。則庶徵之來。王與卿士師尹當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庶徵也。○黃氏度曰。五紀庶徵。事辭雖相涉。而其用不同。○朱子語類。問王省惟歲三句。曰。此但言職任之大小如此。○陳氏櫟曰。周禮太宰歲終。受百官之會。而詔王廢置。小宰月終。受羣吏

之要宰夫旬終正日成以證此章亦一說但王卿尹省休咎於歲月日之時者所包甚大安止此哉曰字更端而言庶徵之候王之得失其徵以歲故王所省察惟一歲之時之休咎卿士得失其徵以月故卿士所省察惟一月之時之休咎師尹所省分歲月日亦是大槩言其職此卿尹不言省蒙上文也

集說 此王與卿士師尹所損則關月與歲也將屬之師尹乎之有大小耳不可泥其詞也且如一日間暴風損禾稼抑屬之卿士與王者乎看來遇有咎徵各不相該究之是無人不省無事不省耳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集傳 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感也

集說 申氏時行曰百穀成天時有生則地利有養也治道明五辰既撫則庶績其凝也天地交而賢人出因之明揚陰陽和而家道昌因之平康是五氣之順布有以感之而實五事之交修有以本之也王與卿士師尹可不隨分而省驗哉○姚氏舜牧曰家通上下而言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集傳 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

咎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於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胡氏一中曰言雖小而不可易也其月令春行夏令之謂乎

集說 朱子曰歲統日月統日職尊者所理大而要職小者所理小而詳君秉君道臣行臣職君君臣臣猶歲月日時之不易則休徵可致反是則爲咎徵○王氏肯堂曰休徵先大後小者見休徵之效必關於一歲善必積而後成咎徵先小後大者見咎徵之害初起於日月惡雖小而可懼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集傳 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孔氏穎達曰箕東方木宿畢西方金宿漢志言軫星亦好雨陳氏師凱曰此雨字誤漢志作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孔氏穎達曰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北至東井去極近孔氏穎達曰冬至去北極六十七度南至牽牛去極遠孔氏穎達曰冬至去北極一百十五度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孔氏穎達曰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幷黃道爲九行也孔氏穎達曰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日極

南至于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爲春秋分陳氏師凱曰此皆漢曆之亦示人以曆法大槩使學者知然也每歲有差蔡氏引日月之行所以有冬夏者如此耳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陳氏師凱曰此亦從漢志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孔氏穎達曰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氏引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姚氏舜牧曰假天道之自然明人事之當然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主氏安石曰春秋者陰陽之中冬夏者陰陽之正陰陽各致其正而後歲成有冬有

夏者言歲之成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爲可見耳

集說 王氏安石曰月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星則風雨作而歲功成猶卿士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民則治教政令行而王事立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夫民者天之所不能違也而況於王乎況於卿士乎○沈氏括曰曆法天有黃赤二道日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已非實有也亦猶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期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東謂之青道行黃道之西謂之北謂之黑道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爲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爲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位而已如算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負之數曆家不知其意遂以爲實有九道甚可哂也○朱

子語類問庶民惟星一句解不通并下文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意亦不貫曰家用不寧以上自結上文了下文却又說起星之意似是兩段○庶民衆多衆星之象也當在師尹惟日之下但其致證不同故各發此義以互相見○二十八宿環遶日月行道之側故月行必經歷之經於箕則多風歷於畢則多雨蓋二星各有所好月經行其處順時當候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應言無差忒也案星非有嗜好但氣類相感月亦非有順從但行度所次耳今曰好曰從乃假設以諭人事民之性情莫不有所好上之人能順其所好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和氣致祥猶如風雨之應皆庶徵之事也○蔡氏元定曰王卿士師尹其得失驗之於歲月日若庶民之得失則在君所謂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以庶民省之於星以驗其安與不安而已蓋民之安否省之於星星之風雨本之於日月月之九道本之於日故庶民惟星繼之以日月之

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雨暘燠寒風。既徵於貌。言視聽思。又以所職大小。別之於歲月日。又以民之安否。參之於星。於以見皇極之君。視履考祥。如此之周旋而不敢忽也。○余氏芑舒曰。庶徵不言曆數者。庶徵所以推天運之常。庶徵所以參人事之感。其進退飛伏。有出於曆數所推之外者矣。

案　月爲陰氣之宗。風雨二者。皆生於陽而成於陰。故其氣與月相感。記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蓋日星從天而屬陽。四時日星之所經也。山川從地而屬陰。五行山川之所主也。然五行之氣。實上播於四時之閒。是天地陰陽之和合也。和合故月生焉。陰精陽氣。會於太虛而成象。生之謂也。古今說者。皆謂月在天日星之下而居地之上。其去地也最近。是月在天地之中。而所以調和斟酌乎陰陽者。故曰月以爲量也。其盈也。三五以毓陰之孕。蓋月雖懸象於天。而實地類。故既經緯日星以佐四時寒燠之令。而又專司山川風雨胎育羣陰。記禮者之言。正與洪範相表裏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集傳　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富者。有廩祿也。康寧者。孫氏覺曰。形康而心寧。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邵氏寶曰。命者。所得於天。盡其所得於天也。以福之急緩爲先後。

集說　王氏安石曰富貴人所欲貧賤人所惡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天于至庶人皆可使慕而嚮六極亦皆可使畏而遠若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已則陵犯篡奪何有終窮詩曰實命不猶蓋王者之世欲賤者之安其賤如此○曾氏鞏曰九疇者皆人君之道也福極者人君所以考已之得失於民福之在於民則人君之所當嚮極之在於民則人君之所當畏福言攸好德則此以嚮畏者人君之事也未有惡弱而非可賤者也致民於善可知也極言惡弱則致民於不善可知也視未有惡弱而非可貴者也故攸好德則錫之福謂貴之所以勸天下之人使協于中固已見之皇極矣於皇極言之者攸好德與惡弱之在乎民則考吾之得失者盡矣貴賤非考吾之得失者也○林氏之奇曰唐李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君相所以造命也民命雖稟於天君實制之自五行至庶徵各得其敘則民歸於五福矣五福雖天所界實自造命者嚮而與之也自五行至庶徵失其敘則民陷於六極矣欲民不陷於極亦造命者威而避之也使民享五福而不知六極此治道之極功也故九疇以是終焉○朱子語類問皇極五福即是此五福否曰便即是這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敘底即是盡得這五事以此錫庶民便是使民也盡得這五事盡得五事便有五福○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蓋人主不以一身爲福極而以天下爲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夭桀紂之極也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爲先○陳氏大猷曰人莫不好生壽則生之長者四代皆尚蓋故五福壽爲先雖壽不可無以養其生故富次之壽且富或不免於憂患則身心不安故康寧又次之壽富康寧而攸好德則心逸日休自求多福福之本實在此其爲福大矣故好德又次之考成也諸福備矣必成其正命則全而歸之順受其正然後爲福之至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集傳】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夭也。禍莫大於凶短折。故先言之。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陳氏大猷曰。陷於不善者。惡也。雖欲爲善而不能自強者。弱也。以極之重輕爲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集說】朱子曰。六極以人所尤惡者爲先。○許氏謙曰。五福六極。本天之所與。而君民共之者也。君建皇極於上。則能備受五福。而六極不足以及之矣。君則順天以理民。集五福於身。而導之使之避極而趨福。所謂斂福以錫之也。其予奪蓋可與天同。切不可有一毫之私意於其間。有一毫之私。則有不當錫之福。不當加之極矣。此蓋係於皇極之建不建也。○歸氏有光曰。福極。天之所命。而人主制其權。故養之而可以使之富。節其力而可以使之康寧。教之而可以使之攸好德。不傷之而可以使之考終命。然有養之厚之節之教之不傷之所不能及者。故必有潛移默奪於冥冥之中者。此所以爲位育之極功。而居九疇之終也。

【總論】曾氏鞏曰。人君之於五行。始之以五事。修其性於已。次之以八政。推其用於人。次之以五紀。協其時於事。次之以皇極。謹其常以應天下之故。而率天下之民。次之以三德。治其中不中以適天下之變。次之以稽

疑。以審其吉凶於人神。次之以庶徵。以考其得失於天。終之以福極。以考其得失於民。其始終先後。與夫粗精小大之際。可謂盡矣。自五事至於六極。皆言用。而五行不言用者。自五事至於六極。皆以順五行。則五行之用可知也。虞書於六府言修。則箕子於五行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是也。虞書於六府。次之以三事。則箕子於五行。次之以五事而下是也。虞書於九功。言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則箕子於九疇。言庶徵之與福極是也。則知二帝三王之治天下。其道未嘗不同者。萬世之所不能易。此九疇之所以爲大法也。○項氏安世曰。五行。天之綱也。五事。人之綱也。八政。人之紀也。五紀。天之紀也。四者皆道之體。治之所由出也。三德決於人也。稽疑決於天也。庶徵驗於人也。四者皆道之用。治之所以成也。就兩截言之。又以前四者爲綱。後四者爲紀也。合而言之。皇極爲綱。八者又皆爲紀。蓋皇不立極。則八者孰舉之哉。○眞氏德秀曰。堯憂洪水。使鯀治之。鯀不能因性順導。顧乃隄而塞之。以激其勢。水既失性。火木金土。從而汨亂。蓋水者五行之首。一行亂。則五者皆亂矣。五行。天之道。鯀汨而亂之。則逆乎天矣。故天動威怒而不與以大法九疇。禹繼而隨山濬川。行所無事。而水患以平。天乃以大法九疇與之。神龜負文出於洛水。龜所負者數爾。大禹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因次之以爲九類。卽今九疇是也。初一至次九。卽所謂彝倫也。五行者。天之所生。以養乎人者也。其氣運乎天而不匱。其理則賦於人而爲五常。此故居九疇之首。五事者。天之所賦而具乎人者也。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性之本然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五者。治身治心之要。以人事而言。莫切於此。故居五行之次。身心既治。然後可施之有政。食貨。生民之本。衣食既足。不可忘本。故有祀焉。司空居民。既得其安矣。又有司徒之教焉。教之而不從者。又有司寇之刑焉。接遠人以

禮而威天下以兵凡此皆所以厚民生故曰農用八政民政既舉則欽天授人有不可後於是繼以歲月日時星辰曆數之紀推步占驗必求以合乎天故曰協用五紀皇者君之稱極者極至之義標準之名位乎中而四方所取則也故居人君之位者由一身而至萬事莫不盡至而後可以爲民之極建者立之於此而形之於彼之謂故曰建用皇極至於正直剛柔之施又必視時之治否因俗之強弱君當攬權無使威福之移於下臣當循法無使顓恣而僭乎上爲治之道無越乎此故曰乂用三德國有大事必先詳慮於已而後謀之於人人不能決則又諏之卜筮以決之於天天人相參事無過舉所以保其極而不失也故曰明用稽疑五事之得失極之所以建不建也然何從而驗之觀諸天而已雨暘燠寒風皆以其時則建極之驗也五者常而無節則不極之驗也天人相應若影響然人君所當念念而致察也故曰念用庶徵皇極建則舉世之人皆被其澤而五福應之故堯舜之民無不仁且壽者此人君之所當嚮慕也故曰嚮用五福皇極不建則舉世之人皆蒙其禍而六極隨之故桀紂之民無不鄙且夭者此人君之所當畏懼也故曰威用六極洪範九疇六十有五字爾而天道人事無不該焉原其本皆自人君一身始此武王之問箕子之言所以爲萬世著龜也○董氏鼎曰天地之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聖人不能違也天地以其氣生育民物而理行乎其中聖人以其理修已治人而氣參乎其上大抵一二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以治乎人者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則人以驗諸天者也而五皇極一疇則守常制變之主與天爲徒爲民之則者也伏羲本河圖而畫八卦八卦一陰陽也神禹本洛書而敘九疇九疇一五行也然易不言五行範不言陰陽蓋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也洪範法之大不出九疇外則彝倫道之常即在九疇中矣舍是何以敘彝倫哉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一